

翻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十七六

東 京 圖 書 館

一五  
冊

三〇  
號

三九  
架

五七  
函

經  
書  
類

漢  
書  
門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公

起二十三年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五年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鼎 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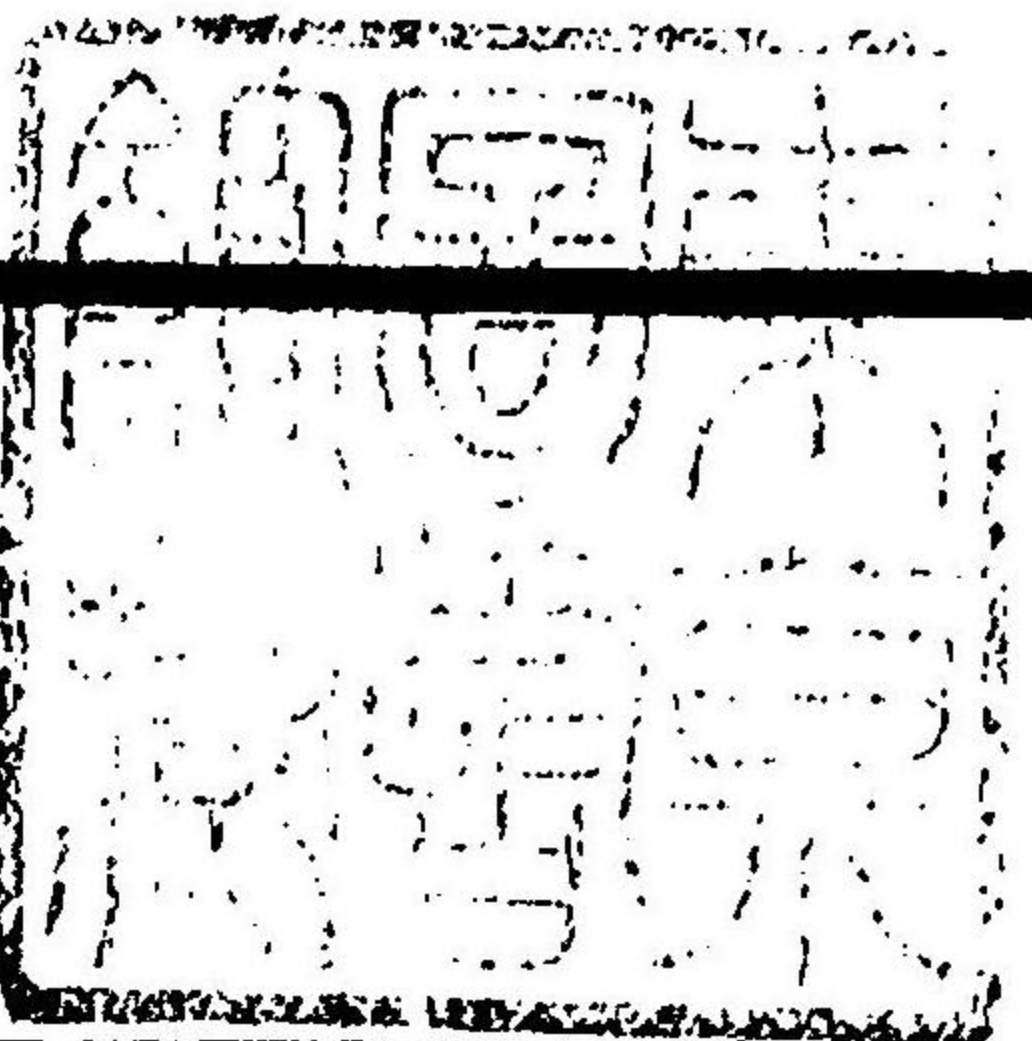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三

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夏邾我來奔無傳

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界必利反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

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各皆罪其專國叛君陳侯之

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日歸黃至楚晉欒盈



孝公弟文公姑容立

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欒卻却衰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



晉文九年晉殺其

大夫士穀及箕鄭

交經無義例遂取

其有文

行盜賊事故曰戮

林注春秋書襲者

此特筆也

按孝公者平公之

舅當服總麻三月

雖諸侯絕期而尊

同則不降杜所言

者言諸父昆弟尊

不同者是禮之正

法也所謂期之喪

遠乎大夫是也闕

復入于晉以惡入入于曲沃

附他國故不言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

母杞孝公姊平公不徹樂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

闕之為于偽反期居其反

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

侯往楚乃信黃為召

二慶息路反使慶樂往殺之

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

使慶樂往絕句慶氏以陳叛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周書康誥言有義晉將嫁女于吳

則存無義則亡



歸父送勝於晉 皆非禮也傳不言 非禮者本主說樂 盈不論事之可否 傳氏曰曲沃晉祖 廟之所任蓋諸卿 分掌公邑而此邑 屬欒氏然後以曲 沃賂魏舒則即以 宗邑為采邑未可 知也附述事之不 集由我非子之咎 或曰孺子二字照 同祖父上來呼得 親切動人一說孺 子是指地稱呼若 盈之未嘗在此以 探眾志更得真情

勝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勝旁在其中○析星曆 反勝以證反 納諸曲沃欒盈也 欒盈夜見晉午而告 之晉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子必 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盈曰雖音智又如字 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雖言我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晉午也盈而飲其衆 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 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已 四月

欒氏既奔午尚守 曲沃是曲沃非欒 邑欒邑即真定欒 城縣至幽公極衰 猶有絳曲沃乃知 此後猶為公邑 荀盈以八年生見 十二年十四年傳 至此十六言十七 者寫誤荀盈荀首 之孫中行吳荀林 父之曾孫首是林 父之弟首為知氏 林父為中行氏是 同祖也七與下軍 與帥七人見荀十 年傳初欒盈至賂 曲沃為中段

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 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 獻子私焉故 因之私相親愛 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讚之欒卻為 薄輕屏韓趙方睦武韓起讓趙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 怨欒氏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 而固與范氏和親 范宣子佐中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 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 同祖故相聽從知音智 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 唯 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七與官名 樂王鮒侍坐於范宣 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



周禮大宰八柄馭群臣曰爵曰祿曰

子曰置曰生曰奪曰廢曰誅此八柄

爵祿子置生賞也奪廢誅罰也軍在

賞罰故杜書之按強強劫也夫人為

兄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經冑經

以經冑其首也宣子詐為夫人孝服

也按固宮註當在上走固宮下晉語

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祝文冒莫

報交經直結及以經冑其首也二云

宮必無害也

桓子樂王鮒

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

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賞罰為民柄

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

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

夫人有把喪王鮒

王鮒

使宣子墨綬冑經

晉自殺戰還遂常

二婦人輦以

如公

如公恐樂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

觀備守者

范鞅逆魏舒

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

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

三子在君所矣

諸大夫

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

綾冑經三者皆墨

之僕魏舒之僕

援率也此賂亦使

魏分掌之非楚之

按註獻子下一本

有也字以下未與

周禮奴男子入于

罪隸女子入于春

稟魏律緣坐配沒

為工樂雜戶者赤

帶

乘必持帶備階墜

遂超乘

撫劔左援帶

劫之

命驅之出僕請

公宣子逆諸階

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

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

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

焚丹書者有如日

言不負

乃出豹而閉之

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

短牆也督戎踰入豹

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

公臺之後樂氏乘公



馮氏曰如令賊矢

迫及君屋汝必死

之所以督其力戰

也林謂已及君屋

非按勉或作免壞

字也

按槐本本根之凸

出上者

附注櫟當作櫟

輾也說文車所踐

也又云樹車引車

逐之也傳云蓋用

劍時乘車而率士

故也亦通

按申鮮虞之傳擊

與成十六年潘尫

之黨同此文三段

首未叙也中議也

司馬法謀帥篇曰

前驅旂乘車大晨

倅車蓋有名軍為

啓者大晨大殿也

門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

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樂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樂樂

樂盈曰樂勉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樂射之

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食亦反則乘槐木

而覆覆樂車櫟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樂氏族秋齊侯

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先鋒軍

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擊為右申驅次前

曹開御我晏父戎為右右也貳廣上之

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

罷師狼蓬疏為右左翼曰啓○罷音皮肱商子車

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曰肱○起居反又音脅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軍○

戶雅反御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

魚呂反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

武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

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

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

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

孫須無武子

史記為曾孫慶其

左傳 卷十七 五



年世曾孫是也  
 或云不德恐不幸  
 誤諸侯以晉為盟  
 主而齊伐之也  
 林注且往止君使  
 勿伐晉  
 按人臣之義有賢  
 於君者猶自抑退  
 善則稱君過則稱  
 己否則雖義亦罪  
 也况以惡過君者  
 乎 按武軍前見  
 宣十二年後見昭  
 十三年 補正今  
 翼城縣東南七十  
 五里有熒庭城今  
 濟源縣西一百二  
 十里有邵源關唐

崔杼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  
 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能顧君欲  
 殺之我以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於君之惡過君不得其死過君以  
 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孟門晉隘道太行  
 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  
 圍徒對反因音泰○封少水水封晉尸於少  
 侯反○成郟邵○取晉邑而守之○  
 ○詩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趙勝帥東  
 照反

武德二年置郡原  
 縣按郵部當是二  
 地文六年教公子  
 樂于郵是也少水  
 水經注今泌水也  
 山東曰朝陽東陽  
 總稱晉山東之名  
 按晉地朝歌北至  
 中山為東陽  
 師者即叔孫豹所  
 帥者按倚曼釐詳  
 魯語釋例曰或次  
 在事前次以成事  
 也或次在事後事  
 成而次也文無義  
 例止不立統止字  
 絕句釈義統下有  
 也字釋本亦作尊

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  
 齊大夫○勝音升一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雍榆禮也故曰禮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  
 子欲立之適丁歷反統恨發反訪於申豐曰彌  
 與統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室將行屬大夫季氏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  
 車而行必爾乃止立統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  
 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飲於  
 鳩反既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繫之既新  
 下同



襄世三年

左傳

卷七

六

一人舉解於賓旅  
眾相酬通至於下  
申豐昭四年注大  
夫廿六年注季氏  
家臣胡傳申豐者  
季氏之乎也釈文  
愠紆運反怨也怒  
也蓋謂心怫鬱也  
朱云但當敬以供  
父之命耳  
悼子既為適子將  
承季氏之後故謂  
悼子為季氏下焉  
孟孫意同  
他日之富不啻如  
季氏雖云倍之猶  
無不可也與廿七  
年雖倍楚可謂意

復○重去聲紮澡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

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

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愠○

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曰子無然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

父命何常之有○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

可也○則可富○姦而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季孫喜使飲己○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舍○季孫喜使飲己○

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

相類使為已設燕

駟掌馬之官兼掌御車故曰御騶

叔季孟臧郈五氏嗣宗者獨以孫稱之

讎報讎也

不應得而得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

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蓋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彼云坐此

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

孫愛之○愛其成○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子之庶

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

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

固其所也○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弗應已○

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

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

左傳

卷七

七



云立者以季孫求故立也  
 天子謂孟孫也  
 林注武仲作不順於先今見廢秩立獨則知禍將及亡悲之蓋有所感也其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石鍾乳礬之類或云鍼也扁鵲投石是也疾義嗜為疾也夫謂孟孫也按猶彼也音扶又按閉門諺為恐懼也碎乃所謂穿復土除即除道路之人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之終云欲  
 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  
 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  
 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常志相順  
 從身之害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疾猶  
 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疾之美其毒滋  
 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  
 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  
 之戒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

役夫隧正所主隧正屬司徒時臧氏為司寇而借之者蓋兼掌之  
 邾在魯東南出此門最便按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聲類所以閉也門牡也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註同出俱已嫁也父謂之姨子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為姨姨子昆弟即從母昆弟也  
 食貨志元龜為祭家語臧氏守龜其

氏借人除葬道○謂婢亦反又臧孫使正夫助之  
 甫亦反謂音借又如字臧去聲  
 正夫隧正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  
 ○音遂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甲士視作者  
 ○從才用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  
 反一如字  
 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繼  
 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  
 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  
 之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臧武仲自邾使  
 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



名曰蒸或謂出蔡地因以為名祧亦廟也以廟之兆域為名說見下

要君要約勒也

哀廿四年傳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願乞靈於臧氏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或云掌惡臣三字疑注入正

廟為祧。○敢告不弔，不為天。紇之罪不及不祀。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

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

遂自為也。為請。臧孫如防。孫邑使來告曰：紇非

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非敢私請。其

先人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仲宣叔敢不辟邑。請後

故孔子以乃立臧為臧紇，防而奔齊。其人曰：其

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罪已。

文 東門氏在宣

十八年 紂文聽吐定及

叔孫氏在成十六

年 犯門犯鹿門之禁

得雋曰克

焉。惡臣謂奔亡者盟。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

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

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

室。謂譖公與季孟於。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

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犯也。臧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

也。○居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也自外犯君而入齊侯還自晉不入不遂襲莒

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明日將復

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

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

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

惡也華周即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

懼故行成勝大國益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使

林注期約於壽舒地合戰也宿既入而又出宿也

昏昨晚也昨晚受命載甲而來日未中而弃君之命不為死戰昔君怒其不從故親鼓而伐之

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

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

下猶賤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為臧紇

田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

齊侯絕旬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

夜動不宥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

作焉作起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臧孫知齊侯將

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

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曾子譏晉尚受野弔則卿大夫當受之家不唯婦人也如小臣庶人受野弔亦可矣禮曰君遇柩於路使入弔之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也杞梁妻事見孟子列女傳琴操等林注寢廟人多鼠不即以爲窟穴

按前曰廟後曰寢今王宮之前殿士大夫之屬事是也或云齊侯向下讀爲長林注非鼠之所爲而何按此如



訓而馮氏曰不順貼事說不怨指心說

多則多矣林云上多戰功也下多多少也似鑿

按廿一年九月十月此年七月八月

連書日食孔疏引曆術極論無此理

鑿鑿有據但杜所不言故今不復舉

辨元史曆志此八月日食不入食限

傅云范出自堯至劉累擾龍夏后賜

氏御龍國於豕韋至商不絕其官已

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氏仲孫羯帥師

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

伐鄭公至自會無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

書名惡之也○鍼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

以為號故曰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

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在周為唐杜氏唐杜

伯杜伯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

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

為范氏杜令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

盟主范氏復為之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

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謂

廢故以國氏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杜伯為宣王殺其子奔晉後氏范陶唐二字名其所稱或單或複也堯為唐侯國于中山唐縣後為天子國于晉陽以陶冠曰陶唐氏舜封堯子丹朱為王者之後猶稱唐商初豕韋彭姓其後乃劉累之後伐之詳見昭二十九年補正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



太上其次以入為

絕不廢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夫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大音泰

次第也按舜下稷

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初廟門○

下文仲下據疏則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初廟門○

宜加之類二字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叔

按保姓受氏又見

之知言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

大戴禮周語作命

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日子為

姓受氏秋交言立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

下俗本有於世二

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字檢元熙前本皆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

無之

賴之則晉國貳賴性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

時子西從鄭伯如

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

晉寄託也

夫令名德之興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

按昭十六年子產

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

曰君子非無賄之

云樂音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

難立而無令名之

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

患難乃且反難與

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怨思以明德

何沈溺於利而不

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

能自惜也晉語韋

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

解云沒貪也

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

樂音君子君子有

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

可樂可美之德也

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

此詩所言言此君

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

子有令德也夫疏

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



取人財使入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乎又為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焚讀曰償償僵也象不燒死故訓為斃請罪焉釋文作請請罪焉云請並七井及徐二請字音情馮氏曰周禮條狼氏大夫受命以出餘事專不復請亦音情開按昏義請期亦徐音情此言欲問見伐之罪於陳故告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日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夏楚入陳傳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具召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遺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陳文子曰齊將有

之晉受言也于室晉紀論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凌已以生也凌取之深也閱音悅狀文基作其音基基凍書作不蓋古基作至基亦作基亦即古其字啓疆本或作疆下文皆同附注疆疆通居良及啓疆辟疆事見韓非子新書等師古云辟疆音闡疆按此人名外傳作疆致師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也即挑戰也自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莒無信也以報前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字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蹀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音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也子大叔戒



御疑作為御素

作樓秋我一獵等

我與彼俱是大夫

無有大小衆寡之

累我下鄭鄉彼若

卿我當下之彼若

大夫我不可下之

我與彼同位諸侯

大夫位以國大小

禮也此蓋念語部

重說文引古文左

氏作附婁史記既

寔滿海環樓亦同

蓋致然一推之地

踞謂坐其上也衣

裝一作衣裳按轉

大囊集亦囊林注

皆下三人下車手

搏楚人以投其車

收禽獲挾囚虜不

待二子先出二子

追皆超而登車既

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音對曰無有衆寡其上

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

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

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皆踞轉而鼓琴

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

皆下三人下車手

搏楚人以投其車

收禽獲挾囚虜不

待二子先出二子

追皆超而登車既

脫楚師而歸公孫

呼其字告之也向

者志入前敵而馳

馳入遇怯而出故

不告也

傳云轉乃軫字之

訛詩小戎伐收收

軫也謂車前後兩

端橫木所以收斂

言不可與等也欲使

言在亡上者有常

公無大小國之異

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

國異於大國

廣車兵車

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



成王定鼎于郊，鄭周公營之，謂之洛邑。按此為靈王二十二年，計靈王以襄二年即位，乃往年毀壞其城，故今歲為之城也。韋昭云：穀水洛水相格，有似於鬪。程鄭既得為鄭，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不在程鄭言非程鄭所及也。程鄭小人，勿商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帝知其有異也。按東方朔且死時

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也。卒而不貳，吾

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

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谷出奔楚。以稱名。

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宮，齊叛晉。

反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犬路。

犬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華張本。晉侯變程鄭使佐

下軍，代樂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

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

明，然明，酸費。○調魚。然明日：是將死矣，不然將亡。

諫云：武帝曰：今顧朔多善言，怪之。無幾果死，亦此類也。馮氏云：程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念，非慮以下人之謂。然明斷其將死而憂，夫肯全在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兩句見得知者不問，問者不知，既非知權求降，則純是得失惶惑，不亡即死矣。所謂無感而憂，憂必酬之者也。莊公弒弟景公，梓自立。

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猶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

程鄭其有亡變乎？不然其有或疾將死而憂也。鄭

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知音智。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稱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

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人，秋八月己巳，諸



按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註

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與此公孫舍之異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

是也入有二例師放則不地曰入歸

復則國逆而立之曰入非此例而稱入者自外入內記

事常辭無義例

諸樊卒弟餘祭立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為下書卒省文也與

下書卒省文也與

下書卒省文也與

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重直龍友公

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懲衛衛失國

使衛分之二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循苦且反楚屈建帥師滅

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

未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過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

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具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遏音頰又音謁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

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

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

鄭伯乾頤同例按國雖存君死曰滅

今不曰吳子遏滅者不得其尸也與

定十四年吳子還卒於陘同 呂長

稱公自其家僕呼之也與楚僭號縣

令稱公不同

按兒為少女是為妻也一讀風隕妻

為句與上句對言

夫既從風風能隕

允秋不允妻也從猶愛也亦通往而

遇石是往不濟也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

日齊師徒歸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

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

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字取也○取如字又七佳反

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齊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

自祖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武子筮之遇困

三三坎下兌上六三變為大過史皆

曰吉何可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

風隕妻不可娶也隕能隕落物者變而且

從風隕能隕落物者變而且



襄出五年

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六三王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自取其困六三失位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何氏云兌為剛有石象又坎為棘叢而木多心故有疾藜象坎為宮互巽為大三坎界上兌女三雖離自能視上處離宮之外隔絕不得見大過為棺槨按廿七年傳其妻縊至則無

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人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又辭又反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

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入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

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上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

也歸崔子曰蒺藜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蒺藜言棠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

冠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間晉之難曰

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待人

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問公何公問隙○說音

同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

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

亥公問崔子疾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

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

者而入閉門侍人為崔子閉公也重言甲與公登臺而

請弗許請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皆

曰君之臣孱疾病不能聽命聽公命近於公宮崔

歸矣是無所歸也死期或作死其冠本易得縱使餘人不為崔子者其可無冠乎林云諷詞也

杼以姜餌公故借也左繡

閉門門外門啓三門字作眉目請凱

請又內有多少延握或死或以外有

多少擾亂其實是一事而特門為之

隔耳命姜之命皆也

按家臣對國君自稱曰陪臣夜扞盜



襄廿五年

賊手有所擊故以于振為夜行官名也既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為二命前有射公不申故傳言其事而云又秋義梓疾不能聽命行夜但梓之家近於公寘充當警備故陪臣代梓行夜之職得淫者受梓命討之不

子宮近公寘或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得夜

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讀曰狂胡且反又如字○側留反又子俱反一音限

說文振夜戒有所擊也○行去聲公踰墻又射之小股反隊遂弒之

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埋皆死

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射食亦反○丁仲反○隱直類反○團力侯

反因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

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申蒯侍漁者魚之官○

蒯苦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祭宰之妻子我將死

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崔氏

西仲曰其人言既不死難又不出外

便當歸家何必立於此地然人臣以

君為歸君既死何若走歸地乎養奉

也養字與口實對已私事也誰任之

言雖欲死亡限於義也林注人謂

崔杼有君而自弒之按與成十七年

傳君實有臣而殺之語意同一說象

人之君而崔子弒之也又一說人更

有君之而弒之者當死當亡不得

殺驪蔑于平陰驪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

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曰行乎曰吾罪也

乎哉吾亡也自謂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以歸君

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

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為于偽反注及下同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也若為己

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

當其禍○暱女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



襄世五年

而與焉此三說未

知孰是唯林本杜

意故姑從之

西仲云既不必死

不必亡亦將用荷

者以為婦也補注

此句覆說上文君

死安婦之意耳

按景公母名穆孟

姬見昭十年

西仲云崔杼盟詞

未終便從中截斷

指天而誓而大宮

之盟無益亦在言

外陸云崔慶者下

本或有有如此盟

四字者後人妄加

按此盟辭是兵下

無著字抄微也即

微以為智之微

林注南史氏齊史

之在外者執往欲

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將庸何歸將

死亡之義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

何所歸趣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黨為二十

八年殺慶叔孫宜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

音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

大宮大宮大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大歎曰嬰

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

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大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

也拜前有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直史崔閻丘

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

轉直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日君昏不

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

女乙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奔中狹道於

反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檢反又於廉反

反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檢反又於廉反

反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檢反又於廉反

反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檢反又於廉反

反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檢反又於廉反

反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檢反又於廉反



林注一人與二人戰耳

廿七年崔杼殺崔明辟諸大墓注開先人之冢藏之也

側辟字奇事似或云瘞埋於北郭之側也非訓側為瘞埋

聖者弱之類以采為之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車行人持而從既窆樹于壙中下車貳車蓋簾懸非良車也非是大禮備列軍陳若霍光葬用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白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

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

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

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

不殯丁亥葬諸士孫之里王孫人姓因名里死十

四娶喪車之飾諸侯六不蹕蹕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

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晉侯濟自泮泮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

逆服兵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使隰鉏

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男

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自六

正三軍之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帥旅百官正長羣有司

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晉侯許

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

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

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

於元及宛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甲兵是也

下文陳人男女別而纍纍元年蔡人

男女以辨皆與此同蓋男女分別將

以賂晉也班辨音通晉始伐齊

未知莊公死齊人以弒說方始知之

齊既有與師自須銀纒今受賂未全

致譏一說以班別累以別皆降伏之

狀受賂還不譏者以其讖已明也又

男女為賂解非也他日衛侯得國則

望以五鹿與齊也



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初陳侯會楚于伐鄭前

衛侯妻子於齊以贖之也刊除也埋塞鄭人怨之六

年當陳隧者井埋木刊也刊除也埋塞鄭人怨之六

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也突穿

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司馬桓

子曰載余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陳大

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

祥雖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

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

呂反原音亮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附注或云此突字

本穴若漢攻大宛

穴其城者故杜訓

為穿一說突通作

突捨揆猶衝也不

必改字將巡城甚

為苦惱其藍尹魯

去王其意何如

陳氏曰獲不自非

禮曰不祥何也禮

履也舍履而言祥

急遂而欲人之易

信也擁社示國

遷也社社主也

林注燕鳥繼也執

之而見者脩臣僕

之禮按禮曰軍中

無擊以纓拾矢可

也承飲軍中禮也

令陳之司徒招致

民人司馬集致符

節司空檢致二地

使各依其舊師乃

還劉云諸官皆鄭

人在軍者權攝為

之未必正官各使

其依其職事致之

於陳也按此存亡

國之事也此盟

齊人不序於列故

杜據同盟之言以

明齊亦與盟與莊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齊亡氏反齊崔慶新得政

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

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

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令薄

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



襄世五年

十六年同盟于幽  
傳云鄭成也同屆  
蕩名既見十五年  
藝文志云世本十  
五篇註古史官記  
黃帝以來訖春秋  
時諸侯大夫日知  
錄云劉向撰世本  
二卷其書不傳屈  
建為令尹在此前  
按居其間使楚首  
尾不能相顧成  
六年註云楚蒍  
困也方言云墊下  
也吳地下濕又註  
於此水雨大至民  
將困病

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若敬行其禮

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盟于宋傳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屈蕩為莫敖建代屈

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

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邲扶必反

城離城舒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子疆

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

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

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

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後為我克則進奔則亦視

之視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

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簡師會之

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

吳師遂前及子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戎服將事戎服軍

異於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

服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我先王賴其利

數俘而出不將以  
歸故知空猷其功  
也戎服韋弁服  
以韎韐為弁又以  
為衣裳也朝服玄  
冠緇布衣素積裳



樂記云武王克殷即封黃帝之後於  
帝舜之後於陳又  
封夏后氏之後於  
杞殷之後於宋故  
鄭玄謂杞宋為二  
王後勳祝陳為三  
恪杜乃以此言備  
三恪為通二代而  
備其數也二代之  
後用王者之禮至  
貴也舜在其前其  
禮轉降雖通一代  
為三其二代不假  
稱恪唯陳為恪耳  
恪敬也按趙陸二  
氏從鄭傳氏從杜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樂聖故謂庸以元女大

姬配胡公庸用字元女武王之長女胡而封諸陳

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

而已故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

公之子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他桓公

厲公也而代之鄭莊公蔡人殺之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

戴厲公奉戴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

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

孫氏曰晉人問陳  
之罪則數其恃楚  
馮凌問何侵小則  
指大國數其問何  
我服則指文公布  
命各燦然有章  
或云授手謂敢不  
拒也 侵侵凌也  
非用兵之侵也陳  
大於鄭而謂之小  
者自晉言也按侵  
小猶言暴暴不心  
說國大小當時常  
語非有意義或云  
致罪言有罪當誅  
不論大小且昔疏  
作且夫大國一同  
夏殷之法也周五

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

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

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

首告晉未獲成命未得伐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

楚伐鄭當陳隧者并埋木刊幣幣大懼不競而恥大姬

上辱大姬啓開也開道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其心故得勝陳知其

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

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

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自是以衰衰



百里為大國林法

今大國土地之多

或數倍於天子若非侵削小國何以至土地如此之廣

按足利本後人記

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黓色主反下同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

云一本至下有六一說今大國數圻

復舊職公晉文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

之地者多矣大

廢王命故也城濮在魯三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復

室曰戎服輔王是

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

御士之職也晉文

獻捷時授之鄭文

也今鄭使戎服者

不廢王命故也按

輔王受晉獻捷即

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古

擯相之職也今子

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將住反又如字不言誰知

產使者也授捷者

也與鄭文及獨戎

服為從舊例耳論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

者曰子產辭多文

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楚為掩為司

飾不類平且豈謂

馬為子馮子木使虻賦虻治○匹數甲兵之關數甲

此類歟或云乃難

午為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共國用○度待洛

之辭若鄭無辭晉

反鳩數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辨京陵辨

且問罪也林注人

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

之有言所以成其

音純鹵音魯說文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偃豬

志之趨向也言之

云鹵西方鹹地數疆潦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

有文所以成其言

多○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町原防隄也隄防間

之華采也樞戶樞

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牧隰臯隰臯水厓下濕井

也機弩牙也戶樞

故訓治賈云淳鹵也疆疆堅也疆



堅地之堅疆者周禮凡糞種疆墾用糞保水為濼故為下濕使田中之水注之此原蓋謂隄防之開也說文田踐履曰町亦頃類詩九阜毛傳阜為澤之坎衍高平而美者沃底平而美者賦與籍俱是稅也按疏記注也稅民之賦使備軍馬劉云車上甲士所執五兵者戈矛戟酋承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

行沃行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行以善反下平日沃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圍音良又音亮

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兵步兵卒甲

楯之數使器械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

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

役舟師在二門于巢巢門攻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

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

射食亦反殪於計反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巢之封疆居良及

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焉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

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

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鷂

之然反語魚據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

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後思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其過鮮

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許之大

所行不越於所思也

此語已見文十八年鷹鷂也鷂屬也

也



襄世五年

陸云說詩作閱容也小雅小弁篇又國風谷風篇

大雅烝民篇

蔡仲之命云慎厥

初惟厥終終以不

困此所別者蓋是

彼文說文奔从

十辣兩手而執之

奔者戲名棋者所

執之子以子圍而

相殺故謂之圍棋

或云奔者落奕之

義按落奕即絡繹

古古棋字

叔文子聞之大叔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

我後者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

何暇念其後乎謂寧子必身受禍不涉得恤其後也○詭音悅將可乎哉殆必不

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其可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書逸詩曰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

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

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哉甯氏出自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經二十三年復入扶又反君爭爭鬪為之于偽廢長丁丈反立少詩

反傳喪之徐息徹去起呂其長丁丈反勝之一音繩有鄣之亮反又音

無咎其九所祐音而觴式羊午匿女力徧拜音之難乃旦子少詩照

同嬖於必計七輿音王鮒音待坐如字一音以走如字一民柄彼命

無解佳賣反○墨綬本又內應應對備守手又旣乘繩證反下驂乘

上獻子時掌督戎丁毒帥卒子忽訟女音汝槐本音肘張九王孫揮

許韋之傳摯音至本或作申晏父戎音邢公音牢成魯刀反一狼音

反蘧疏其居胙一音起駟乘繩證間大國間則之間其咎其九其難乃

反欲殺申志反下同以說音悅又於背音二隊徐徒行徐戶郎反隘

道於懈廷音庭本亦作庭築壘力軌辟音壁○少水地名京觀官喚晏



菴徐音公彌長丁丈反公鉏仕居反具敝車婢世反徐吾為于偽反下

同公鉏重席直恭反復絜扶又反下非復澡之音早位處昌慮反朝夕如字恪居

苦各豐黠都尊反徐弗應應對之應焉在於虔反之療力召反娶于七住反鑄之

反所治直吏反為先人于偽反下為已請自為請為其先人下文遂自為也皆同要君一遙反母或

音無殺適丁歷反盍以戶臘反狹路戶夾反敝廬力居反見齊侯一讀以見字

下經二十四年宜咎其九反大饑居疑反傳以上時掌反所治直吏事

見賢遍反隰叔徐入反主夏戶雅反復為扶又反史佚音逸周任音壬寓書音遇

之賄呼罪反將焉於虔反也夫音扶下母寧音無浚我思俊反以焚扶云反焚斃

反婢世子說音悅為重幣于偽反下子西相息亮反介恃音戒注菟軍所求反

因閱音悅數所主反黔如淳音陬縣一音子侯反射犬徐神石反卑下遐嫁反常

分扶問反婁本或作樓小阜扶有反在幄於角反己皆乘乘車下乘字繩證反皆

踞俱慮反轉一音張衣裝側良反一本作取胄直救反入壘力軌反搏人音博

徐甫復踞扶又反下曩者乃黨反怯也去業反之亟居力反荒浦判五反

師祁犁力兮反又公孫揮許韋反降下戶嫁反下人戶嫁反言易以或反且

夫扶音亡釁許覲反經二十五年雖背音佩傳為晉于偽反下孟公綽昌若反徐

音縹本或作使偃取之本或作辨別彼列反坎下苦敢反兌上徒外反巽下音中

男丁仲反風隕于敏反不可取七住反同疾音疾藜力私反無應應對之應則喪

息浪本又作贅力之反驟如愁又反徐間伐間廁之難注之難乃且反欲

殺申志反又近於公宮拜注同且于子餘反公拊拍也楹音盈衆從才用反

重言直用反別下彼列反擷說文云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服本作



股音古封具反未付反鐸父徒洛反祝佗徒何反弁皮彥反監取古銜反驪蔑子公反死

難乃且反而殺申志反○吾焉於虔反三踊羊籠反而相息亮反大宮

音泰注同乃軟一音所故復扶又反以惟位悲反虞乘繩證反知匿女力反狹道音洽

瘞於滯反埋之無皆反不蹕音必七乘繩證反自泮音半反獨使所吏反正

長丁丈反守國者如字或手又反陳隧音遂徐又徒井埋音因木刊音苦干反隧陘

古定反無別彼列反陳侯免徐音萬喪冠也擁社於勇反而見賢通反俘音芳夫反道

之導音導遽以其據反子捷在接反子駢蒲賢反子孟音于隘於懈反私卒子忽反下

同後駐張任反復逐扶又反舒鳩潰戶內反虞闕於葛反妃胡公音配亦作配

亦今木反之長丁丈反三恪音苦洛反五父佗徒何反夏氏音戶雅反播蕩補賀反介恃

戒音皮冰反以馮音皮冰反可億於力反逞勅景反億度待洛反其衷音忠開道音導城濮音卜能

詰起音反相鄭息亮反以共音恭藪澤素口反焚燎力召反之處昌慮反辨別彼列反

同垆薄音學疆居良反濟音老豬涉魚反防隄丁兮反小頃音穎

反牧隰州牧之步卒子忽反器械直亮反疆其居良反鷹於陵反鷗徐居延反朝夕字如

匪解佳賣反弈音亦棋音其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公 起二十六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八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

年夷儀會邾古洽反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

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

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紉文跳直彫反附注徒彫反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疏凡傳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廿四年廿五年類年會於夷儀故言城邾以明秦晉為成在廿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邾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傳當在前卷之末而在此卷之前者傳寫失其本真也跳躍也魏晉儀註寫章表別起行頭謂之跳出傳寫一本作轉寫



叛者背君之名錄  
無君不得為叛故

註明之林父畏行  
入殺已故先叛也

林註書叛始于此  
復歸例在成十八

年卿會公侯非礼  
今卿會焉良霄輩

皆當貶也但向戌  
別有後期之責故

書良霄名而不貶  
以駁向戌也良霄

雖書非舍其罪若  
良霄與晉宋皆貶

稱人則嫌向戌與  
良霄同罪而其

後期之罪不見故  
書良霄退宋班明

匹妙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行雖未居位林父專邑皆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夏晉侯

使荀吳來聘荀吳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

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

之○澶市延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楚才何反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

楚未同盟而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歲之成

叔向命名行人子員欲使登秦命行人子朱曰朱

向戌有二罪也  
許靈公卒悼公賈

立 當進待君受  
君命也行人非一

遞進御此日次朱  
當御次而不使是

黜之也言已與叔  
向同爵何以退之

而不應韋昭云子  
員子朱同爵焉氏

云何以黜朱是爭  
善也拂衣振迅之

義以其將鬪知拂  
衣即褻裳也對則

上衣下裳散則相  
通此似叔向無罪

而鬪雖一曲一直  
乃是兩人爭理故

也當御御進也言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

同大夫為何以黜朱於朝黜退撫劍從之從叔向也

日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

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褻裳也

御魚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吾臣之所爭

者大帥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

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私欲已侈能無

甲乎私欲侈則公義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



襄廿六年

以二子之爭謂所行為善則惟言子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己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聞因何而入

林註澹留憂恤在於外國又云子鮮若欲踐言不過能出亡於我果何為按多行義之多也或云多猶賢商君傳循禮者不足多是也唯裏在家守之

○辭音仙為辭辭不敬妣強命之敬妣獻公及子鮮之母○國其

及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

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

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

獲命於敬妣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久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國于眷反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

兩君前出獻公今然則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圖許六反悼子曰

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

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所吏反還音環遂見公於夷儀

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

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因音扶若不巳死無日矣

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

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

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子之子孫文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

也父兄皆不在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



以二子意之爭謂所行為善則惟言子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己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聞因何而入

○辭音仙為辭辭不敬妣強命之敬妣獻公及子于偽反注同

大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

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

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子鮮不

獲命於敬妣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及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

兩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

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

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遂見公於夷儀

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而無憂色亦無

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若不已死無日矣

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

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悼子曰雖然弗可以

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

也父兄皆不在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

林註淹留憂恤在於外國又云子鮮若欲踐言不過能出亡於我果何為按多行義之多也或云多猶賢商君傳循禮者不足多是也唯裏在家守之



則楚黑背之子成  
 十年傳衛子叔黑  
 背殺鄭元年衛侯  
 使公孫剽來聘傳  
 云衛子叔來聘是  
 子叔即族也殺大  
 子角不盡蓋以不  
 告故也趙氏云公  
 子公孫無稱族之  
 法蓋如叔盼之子  
 公孫頃齊稱子叔  
 嬰齊耳書曰是仲  
 尼書為叛也叛反  
 背之辭叛判也分  
 君之地以從他國  
 有地從已故稱為  
 叛他雖由亦地不  
 從已則不稱叛叛

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言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

罪之在甯氏也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

以邑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

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

而衍入義可以退唯以專甲午衛侯人書曰復歸

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

其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

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衍驕心易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

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吾子獨不在寡

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

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謂

衍居謂剽也緘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

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

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

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

是出地以生名也  
 馮氏云以首見  
 意也領說文作領  
 黜頭以應也  
 文子本不面答甯  
 喜聞甯喜之言遂  
 自評論發歎其對  
 面相答無異故言  
 答也或云在乃心  
 在王室之在言  
 不在我也猶云伯  
 父無重言也公汝  
 乃吾所當怨者故  
 怨汝也負羈絏從  
 見傳廿四年



曹人詢林父為厲

百人殖縹齊人孫蒯追之弗敢擊艾子曰厲之不

林父又以厲責子

如厲也逐從衛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縹圍衛地殖鉏獲

鬼而責其子及不

殖縹殖鉏孫復愬于晉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

之如也一說惡鬼

功前年陳在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亦報人人及不知

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

也

二井〇先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

林註子展為元帥

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子展

故特享之

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且子展之

禮卿大夫所乘者

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公固予

名車不名路也賜

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〇殺所界友

車稱路從王賜之

名必是原主之命

遺人以物皆輕先

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公孫揮曰子產

重後故以路及命

其將知政矣知國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

服為邑之先也四

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

井為邑故八邑三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

十二井也按敢

鄭如字徐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

及猶敢當也

力俱反鄭大夫守城麋之邑〇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

林注遂讓而不失

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正於伯

其班次之序

州黎直也伯州黎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黎曰

附注婁樓同音秋

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上其

支於婁字皆音力

也已上下其手又

侯及其說近留故

也已上下其手又

與樓異獨僖十八

也已上下其手又



襄廿六年

抑揚其辭欲使申證之也

林注此子昇之之辭或云弱榻通言被王子捕也亦通然非杜意

按嫌貧而傷國體秦必不如此也疏秦不肯其如是也按一本作秦其不然朱注勤字絕句一本鄭國屬上

左傳 卷六

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

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下

手以道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

戌城麋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

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去作辭以為請子產

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受楚之功而取貨於

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之功大名也以貨若

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

林注當歸功于秦不必以賂

更幣秋文無章集注音庚乃別更幣而從子產之言

此直退策耳非進鄭也

會之言其至會所耳晉將執之故使衛侯出也

城下其可辭如此董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

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于子產辭乃六月公

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

戚田正戚之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

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

向戌不書後也後會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於是

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

女齊以先歸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

書在秋。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弱

左傳

卷六

六



晉主獄 大夫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晉

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

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

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君恩澤及諸侯。○蓼音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緇衣詩鄭風義取適于之館兮還叔向命晉侯拜

予授子之祭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

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國子使

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

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

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首為林叔向告趙文

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

君言自以殺晉戊三百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

取寬政以安諸侯子展賦將仲子分將仲子詩鄭

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分將仲子詩鄭

謂晉為臣執君。○將七羊反晉侯乃許歸衛侯

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

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

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

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

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

晉侯嘉樂二君故  
二君一言澤及于  
己一言不敢違晉  
皆所以答嘉樂也  
嘉如字樂音洛詳  
交三年  
命疑作命  
言晉侯有德是安  
我宗廟也

藝爰志無周書篇  
且其書今在詩云  
馬之剛矣轡之柔  
矣馬亦不剛轡亦  
不柔志氣應應取  
與不疑秋文云將  
仲子今本無兮字  
此依詩序  
此子羽非行人公  
孫揮也



喜也子駒公子駢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

名棄取見棄之義林注入官夕見其母

從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馮氏云看得甚美也或云尤物移人之尤故訓甚

及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也尤甚姬納諸

婉者巧于自給很者疎于內參

御嬖生佐公惡而婉而心順天子瘞美而很貌

內師者身為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

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戍寺人

太子內事為在內人之長

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伊戾名秋楚客聘

知之謂與楚客禮

於晉過宋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太子知

相識也積文惠禮作廢

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

乎夫謂天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

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

其外莫其其內廢闕于萬及好呼報反臣

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餞之詐作盟處為

也古感反而騁告公騁勅景反曰天子將為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得公位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佐夫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

唯佐免我知而人之排擯故也按太子欲召佐使請乃曰召而來違則不及事我死矣



襄廿六年

或云來歸也與佐約曰汝至於日中

不自君所歸則我死矣 声乱叫謂

之聒多為言語乱人耳也

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棄正為

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故對

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求是妾左師欲

令夫人重己故伴不知之夫人聞之

懼已不得為夫人故自稱妾饋之錦

馬也某使者自稱也

我以其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

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過期乃縊而死

佐為天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左師見夫

人之步馬者步馬君馬也問之對曰君夫人

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

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

薦及又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

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

死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

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使夏謝不敏

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

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必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

牟為申公而亡獲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

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

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聲子曰子行也

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聲子通使於

晉為國通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

晉語將求於人必先有入焉  
聲子即公孫歸生

左傳

卷十八

九



襄世六年

皮革諸本句張本  
讀按外傳皮革下  
有焉字蓋外傳如  
龜焉灼其中必文  
於其外若體性焉  
有首領股肱此類  
焉字猶之也故此  
文今說為八字句  
所賞必有以不僭  
差所刑必有罪不  
濫洪

大禹謨

失錯也謂實有罪  
而失於妄免也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

楚有林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

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子

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

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此

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

懼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

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此

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

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

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

言下國諸侯推命  
湯為天子也按封  
大也宋云封建建  
立其福以及後世  
也命上添故字觀  
以此可見古人之  
樂行賞以此可見  
古人之懼用刑以  
此可見古人恤民  
不倦  
莊廿年傳曰司寇  
行戮君為之不舉  
膳夫職曰王日一  
舉以樂侑食注云  
殺牲盛饌曰舉又  
曰邦有大故則不  
舉注云大故刑殺  
也

左傳

卷八

十



楚軍不能持重且夜攻之彼不知虛實必然遁走軍猶攻也

不南朝于楚

林法是正也按是誕通誕審也正也

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析不能用其材也

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後

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寃易

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龜勃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

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鄭於是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

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

人與之鄰鄰音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

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

蒐蒐舍也秣馬蓐食師陳焚次焚舍示必明日將

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

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

令尹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

子辛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

韋云是理也黃不烈云韋以是為誕者也馮氏云猶云不善此人非矣一家有二人從役者則留一人

將戰大戰也

林法凡軍中應歸者皆遣之行而從楚之被囚者一說行與剛友列也偽

如歸役於國列之陣前使楚囚見之而逸之與築里友

耕者宋必聽命向似勝此是示為必死之戰也

死之戰也



狄文鄧或作贊

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

上賁或作禁即越椒也

狄文壓作厭云本又作壓於甲反徐於輒反

楚語作易中下楚必歎之注中下中軍之上下也中軍

有上下見于晉語歎猶貪也鄭司農

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

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

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鄧縣東北有棘亭○譙在遙反鄧才多反又

子且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

音○罷若教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

音皮苗音邑○賈扶云反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

音偃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

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陳直觀反若

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欒范易行以誘

以為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

中軍之卒良故易之

四楚楚語作三萃章曰時晉有四軍

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

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

亦行戶郎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

新軍今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

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

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燔子潛反子反死之

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

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

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

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

外傳執政不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



或云弗圖言此願難期也

附注令其祿秩如叔向也外傳作倍其室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于

孫復仕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

故許患欲報之一睡反曰師不興狐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許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楚

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也逞快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

紀文冒亡報反又亡北反  
小人謂勇夫好戰貪名者釁謂目於

奮以夸人豎光敏賦云佐奮費以軒

鬚是滿也足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

之名林注獲楚攻門者九人馮云當

是鄭為楚獲故逞而歸耳當更詳之

汜襄城縣南汜城汜出南陽魯縣南

經襄城

補正曰討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曲礼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

某士周礼大宰之

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

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子展不可從也

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說音悅

規許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

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汜城下涉汜水南凡而後葬

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縣音玄汜音凡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



屬官有旅下士三十二人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是貢時事也

廩丘蓋衛地齊人前取之以賜烏餘者烏餘大是猶蹶益見梁帶之能

介于襄庫亦同凡失邑是守者罪耳非國之耻故無可諱也烏餘以廿四年奔晉廿五年范宣子卒明年始討之傳先言治之

介于襄庫亦同凡失邑是守者罪耳非國之耻故無可諱也烏餘以廿四年奔晉廿五年范宣子卒明年始討之傳先言治之

事四時貢職宰族家宰之下士王聞之曰韓氏其言獻職貢於宰族不敢斥尊

目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丘令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東郡廩丘縣故城是

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

開音豆○竇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

范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

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

下乃述其治之事

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

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

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衛殺其大

夫寧喜寧喜弒剽立衛衛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

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為文書其名以罪

林注宋之盟文字之偷也

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書始行也



喜也不以弑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書弟是兄曲也去弟是罪弟身也

凡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此時魯國君弱臣強君不得有命臣之理季氏恐叔孫疆直不從己意故假君命命之也

從弱君之命於理順於禮大也不比視邪勝是是也

自從自從己心也此公命雖非真也豹即以爲真共敬從命則國人知公

命不可違是順道也按喪邑四國也疑脫衛見上傳三國具車徒故使烏餘亦具車徒恐其驚覺又慮其眾逆散也上諸侯三國也下諸侯天下也劉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

附注此段與廿八年慶封來奔章甚似恐本一事重說耳傳廿四年服之不喪身之災也彼己之子不稱其服

書在宋會衛侯之弟鮒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下從起

今復患其專緩荅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鱗市轉反又音專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

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冬十有二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

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使烏餘

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受

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

而遂執之盡獲之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

侯是以睦於晉雖失政而諸侯猶睦齊慶封來

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

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稱

尺證反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

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國也吾與之言矣甯氏



昭廿五年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是也

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對曰

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孫衛

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

大夫音預勿使攻甯氏不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

孫子盟孫子皆殺之蓋此時臣之父

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所殺夏免餘復攻

也林父逐君死乃出奔而得生甯

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右惡將會

殺納一作內沮止人為惡也

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

初人為善也實罪既無章明何以得

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納我者死謂甯賞罰

為正勸乎刑法也

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

馮氏云從之而治共事則明己以對

治且鱣實使之使齊喜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

君故出非以不才見棄此意豈可令人知之

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

終身不仕是記者叙事辭也獻公以

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廿九年夏卒則子鮮之卒蓋差在其

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亡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

前耳前終身子鮮也後終身獻公也

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練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愬子鮮故特為此服此

鮮本無服喪服無稅服之名稅總聲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近而字改耳喪服有總衰裳故云即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有總衰裳故云即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有總衰裳故云即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有總衰裳故云即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有總衰裳故云即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有總衰裳故云即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有總衰裳故云即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有總衰裳故云即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有總衰裳故云即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有總衰裳故云即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總也總者小功之總也既葬除之

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尺證及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

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帶

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

按臣六十言禮之分當得六十而今

事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宋向戌

臣已有六十矣大夫之家邑有百乘

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

是百乘為采邑之極此云卿備百邑

名欲獲息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

知所言邑者皆一乘之邑一乘名邑

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小國之大蓄也

書傳無文故引千室十室明其大小

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可得久

通稱邑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

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

稱一乘附注難如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

字下難吾助女同馮氏云弭兵女子

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

向有此意向成攘之成名耳雖曰不

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

可猶云不可久弭諸侯欲弭兵息民

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

而我弗許之吾民之心必攜貳矣

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體解升組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云

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

公當享卿當宴服云以其多文辭

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難之乃且及下同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

故特舉而錄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

多文辭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

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仲尼辭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陳文



所以特舉此礼者  
以為此享多文辭  
言從武至者謂非  
晉侯命也

說卦云成言于良

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

丙辰邾悼公至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

言於晉時令尹子木出陳遣黑肱就晉丁卯宋向

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戊辰滕成公

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

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見賢遍反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

請於齊請齊使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

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經所以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是夜

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

與子木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晉楚各

處其偏晉處北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懼

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

我何晉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辛巳將盟於宋

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

伯夙荀盈傳無明  
據按晉營及屬  
晉諸國營皆在宋  
城北諸國在西晉  
外東以東為上也  
林注諸國各以藩  
籬為軍又曰以東  
為左

外傳以藩為軍攀  
登即利而舍候遮  
扞衛不行藩為軍  
不設壘也



魯衛 晉營 宋城 晉營

林注但欲以利君 事而已叙義利猶 濟也

定安也欲安其身 用此三者定也信 亡則志不立失志 必死其死一作以死 賤人一為不信猶 尚不可況國卿也 不信之人足踏其 死言無得生者前 覆白踏謂倒地死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

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

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

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

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

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利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

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

死單盡也斃踏也音丹蒲北反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

不捷矣食言者不病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

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

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

而稱兵以害我也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

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則貢賦重

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兩事晉楚既而齊人請邾宋人

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一國故音預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人之私故假公命

魯賦重邾邾滕為

在國則之慮其兩

不病者不唯病言 而已必至於死言 之不用若食之消 散故無信為食言 說單斃其死斃 而死也猶公未有 不亡不病不待病 而強死也 夫謂宋也 想楚人之情不應 及是之惡 使謂叔孫者使人 就宋謂之也叔孫 發魯之時未有交 相見之議故季孫 在國則之慮其兩 魯賦重邾邾滕為 人之私故假公命



敦勸之也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叔孫雖內知非真公命而其辭孫公

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

即須從命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

顯弱命之君而遂

管楚爭先爭先飲血晉人曰晉固為

陳蔡鄭許皆南戶

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

北楚公下舉齊為

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威化

矣狎更也

○先晉去聲或如字狎戶甲反更音庚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

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只辭○只之氏反

非歸其尸盟也

非魯主備而叔向

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之尸林注楚同小國作晉之細其不

小國主辨具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

欲推使乃先楚

以楚為任晉之細

人書是晉晉有信也

蓋孔子道正之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

享宴實旅雖多特

之大夫趙孟為客

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子木與之

以一人為客諸侯

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

卿大夫卿大夫皆

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

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

公曰命某為賓實

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

子木問於趙孟曰

出立于門外使射

范武子之德何如

土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之家事

人納賓公降一等

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楚之大夫不以子

祝陳馨香德足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尚上

木為賓者實唯一

副之故不愧

飲許金友

宜其光輔



范武子德上矣

秋交繼乃髮附  
法魯勇友

舜典云詩以言志  
歌以永言又見下  
文

五君以為盟主也

五君謂文子木又謂王曰宜晉

襲靈成影

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管荀盈遂如楚蒞盟

重績晉楚之好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自宋還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

石印段公孫段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詩以子展賦草

蟲

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州物忠

友又如字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在上不忘降抑

武也不足以當之

辭君

伯有賦鶉之賁賁

鶉之賁賁賁詩鄘

穢器簞謂之第孫  
炎云牀也郭璞云  
牀版也然則牀是  
大名簞是牀版按

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  
良我以為為兄我以為君也○鶉順倫反賈音奔趙

晉語牀第之不安  
邪抑驅姬之不存

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

側邪公羊作寢不  
安與侍御不在側

聞也策簞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子西賦

此此牀第即寢闈  
之義周禮天官玉

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

府堂王之社席牀  
第凡囊器即是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子產賦隰桑

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

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趙孟曰武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孟

曰吾子之惠也

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



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

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

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數五報反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

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亡叔向

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

年鄭殺良霄傳○侈目氏及又尸氏及愾而甚反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不及五稔蓋古語見傳二年

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

計謀不當則罪合死也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請賞也林本示作親

向戌以賞典示子罕也按晉覽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譬之若水火然怒

管不可偃於家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拙而已又戴記用兵篇可並考

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

降戶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樂以安

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

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

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

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

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



言之術者德禮等是興存明之道驕虛等是廢亡昏之道畏兵則興不畏則亡興亡由兵而向戍以為不須用兵是誣也以誣入之道掩諸侯也蔽一作斃路也賞邑書之於札子罕削其字文投之於地羔裘篇何以恤我周頌作假以溢我朱傳何假聲轉恤溢字訛

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廢興存亡昏明

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

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

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在我德莫大焉又

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直也

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戍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向戍之謂乎善向戍能也收取也齊崔杼生成及

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

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

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氏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

爭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與疆

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

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慶封屬大夫

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

將弃彼矣彼實家亂于何病焉君謂齊莊公崔之

一說崔成有疾句而廢之而立明句

林法身身事也

父兄猶宗族也二人者本無血運于崔氏



喪世七年

傳三十年鄰之厚君之薄也昭四年叔孫氏厚則季氏薄

他日慶封家滅猶我崔子也崔慶一也此語成識矣新築女墻而守之

家家眾也 崔氏時在慶封家昌覽

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

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

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

求人使駕不得使國人駕寺人御而出國人養馬者寺人奄

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不恐滅家禍遂見慶封

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

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官而守之堞短垣使

其衆居短垣內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

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郭姜復命於崔子且

御而歸之變為崔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不入於其室不見其妻凶

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

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

荀盈也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叔向曰薳氏之有後

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

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

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質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

女鳩及嬰如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字又息浪反

限應食大行授時以魯自有曆為杜謬說按是歲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

崔杼無歸矣因而自縊一說避也襄廿五年陳侯逃墓而免亦是

啖氏云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三失聞不可得而考傳氏云

律曆志引是年自食與傳文同又推其曆數以至漢建武皆合不以傳為

謬則杜以經文為訛有理也趙汝章以魯自有曆為杜

謬說按是歲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行授時



曆皆同負年曆是

昏時斗柄所指於

十二辰為在甲也

遠取文十一年者

以三十年終縣老

人云甲生之歲正

月甲子朔以全日

故遠計之故云通

計也

公如楚晉霸業衰

木精歲星火精災

惑土精鎮星金精

大白水精辰星

游云歲之不易向

云飢寒之不恤明

年宋鄭皆聚民粟

淫行時節本自一

事無水不田歲星

但以此年有一事

總言其占身陽氣

田地發洩

木星本位在東東

亦青龍之宿故歲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

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

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

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

建子得以無寗喜之黨書名惡

冰為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煮酒荒淫而出書名罪

志反○覆市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十有二月甲

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

傳二十八八年春無冰稗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稗

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議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

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

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

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

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

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為宋角

剛又苦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

浪反星在其中枵耗

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

常淫入虛耗之次時



紀文宿昔按當  
說如字說死廿八  
星曰宿日星之所  
宿也紀名宿宿也  
止宿也廿八舍廿  
八次皆謂止宿  
若未得大國所命  
之序但如其志之  
所欲即不待彼命  
逆節從之先承意  
志禮也

復無冰地氣發洩  
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

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陳侯蔡侯胡

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  
朝晉燕國今劉縣○音計齊侯將行慶封曰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  
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

禮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小事大未獲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請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重丘盟在二十五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

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

日禮○從才用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

施於朝  
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

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日其過

此也  
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

外而傲  
于况及後同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

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

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  
通

子般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為三十年蔡世孟

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魯晉屬故蔡

趙氏大國事天  
子惟聘而不朝故  
韓起稱歸時事小  
國事大國乃朝而  
不聘故子產言會  
時事  
彼時我言蔡侯猶  
能改也一本今還  
受享絕句而傲而  
惰對句  
林注不敬出其中  
心  
不得良死必為其  
子所弑



按君况指諸侯也  
而此謂鄭伯當為  
盟時約以諸侯親  
自來朝而今君不  
來但使臣來塵云  
即所謂晉楚之從  
交相見者也

歲之不易此句如  
置寡君上文意殊  
明言汝大夫也豈  
得預楚國之政令  
乎而汝也親交革  
行為跋水行為涉  
君心楚君也  
非盟載之言而失

宿則消侯離矣是  
楚之不利也  
小國懼楚不利耳  
不自憚勢也

宋云國政與君德  
政德一作正德

上應在三三亦陰  
爻遠而無應故凶  
或云迷後欲反而  
失道已遠故凶  
楚子本意願鄭伯  
來朝全不顧道理  
唯欲復其本願  
楚子必死嗣君不  
十年不能主盟後  
八年賊王會于申

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

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還音環今吾子來寡君謂吾

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駟人

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

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此君之

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

幣聘用乘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

不得自朝楚皮束帛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

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

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

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

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

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

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之願三三震下艮上

變得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

遠遠而無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

而棄其本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能

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



復上六爻辭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游

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歲星客在玄枵

惟衝弱火而弱尾亦有咎者蓋以歲

星漸西衝則漸東也

細弱之名妻子為

人之後尾亦鳥之

後上白效驗惟人之所在言其知之

在人各自有意見也附注懸鳥路及

聘禮無設壇之法下文云先君為壇

送其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復難

吾乃休吾民矣不能復為害禘龜曰今茲周王及

楚子皆將死禘龜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

禍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

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

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龜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

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禘音奴應如字鳥路

反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

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

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

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除

地曰壇封土曰壇循因循也先大夫

為壇受郊勞會則為舍不除草穢

舍即草舍者其以下五其字指小國

說其請其二其字自說也行其以下

五其字指大國也禍即惡也猶云耻

辱對賀禘用凶而音故曰禍今君臣

微駭聽命于人昭皆之子孫可謂耻

辱焉已趙氏云諸侯朝楚非得已故

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

其幣帛以賀其禍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

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

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



襄廿八年

左傳

卷八

子產自損其社以爲禍

莊公之亂群臣避難並與出奔崔氏

名之爲賊今崔氏亡慶封召使還國

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

以已情告而悉反之林註得賊告賊

也邵氏云得賊猶今律所謂自捕得

也按亡人能捕得他賊則反其身以

功贖罪也此說似勝未知杜意何如

孫子齊慶封好田而著酒與慶舍政封當國不自

爲政以什食○音市志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

飲酒也移而居○音短惡音鳥注同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

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故反盧

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慶

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別

也別姓而後可相娶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

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爲惡識宗言已苟欲有

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矣言王何而反之

寢室之兵杖也故言親近

報文公膳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

林注供卿大夫每日之膳例用雙雞

知之知其意也按去字爲除去義

不必訓藏洎灌盃也添水以爲肉汁

遂名肉汁爲洎報文又引字林云洎

已位及附法史記武紀水而洎之徐

廣音居器及與字林同是也

或云于既言不泄是猶盥也下友

二人皆嬖一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公膳

日雙雞之卿大夫膳食獲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

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獲人御者欲使諸大

何之謀也鶩音木鴨也起子雅子尾怒二子皆

呂反藏也洎其器及肉汁也惠公孫

慶封告盧蒲癸以二子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

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爰告晏平仲欲與共

子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

左傳

卷八

二二



註慶封亦字子家  
 按人各有其能以  
 事君群臣相謀為  
 亂非我之所能及  
 莊街里名見下昭  
 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可慎守其家  
 也按邵氏以此為  
 陳氏父子隱語甚  
 有味然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  
 殺入見血

慶封為無字卜之  
 無字見死兆詐泣  
 以見其誠  
 慶嗣秋文繼嗣之  
 嗣本或作嗣誤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大夫齊子車曰人各有以

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

無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

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曰或卜攻

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

陳無字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

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來從去聲示之兆曰死奉龜而

泣無字泣○芳勇反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

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

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寤也○七全反子息曰亡

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字濟水而戕舟發梁

我必不捷矣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悞

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腹皮逼反癸曰諾十

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盧蒲姜

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

尸為祭慶奠為上獻上獻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

祭主人先獻會公  
 在而奠為上獻是  
 舍使為之也不可  
 以禮責也

前如其在吳越與  
 昭十一年必為魯  
 郊同音中矣  
 發發壞也

姜知其父剛愎自  
 用乃譎以其謀告  
 之而激之使出骨  
 祭

祭主人先獻會公  
 在而奠為上獻是  
 舍使為之也不可  
 以禮責也



為優以誘其衆也  
優併一物而二名

也今散樂戲為可  
笑之語是也袁淑

取古支令人笑者  
題之名曰俳借集

今人謂數驚為好  
驚亦善之義按善

猶多也與善食善  
崩之善同

譽棟梁也此是屋  
上之長林椽之所

以湯依也俗謂之  
屋脊壯強皆祭器

祝文魯蒙也在上  
覆屋也方言作解

法屋總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廟在宮內○如字又音患

陳氏鮑

氏之圉人為優

優併一物而二名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

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

魚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樂

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樂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子尾

抽桷擊扉三

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桷音桷盧蒲突自後

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

薨

薨亦反薨亡耕反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乃遂

殺慶繩麻嬰

慶繩嬰慶繩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

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言公懼於外難○稅

法屋總

入八國也孟子置

之莊榘之間即此

林法慶封請與陳

鮑戰申其汲器

古語

馮氏云祭食祭先

所進殺之序備祭

之今泚祭是不依

先後之序也疏祭

吐活反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及陳于獄獄里名○

陳直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光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

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

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

誦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奔吳吳

句餘子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



年注云餘祭以襄  
世九年卒服亦謂  
句餘即餘祭天道  
稱善禍淫今反福  
淫人故惠伯疑之  
附注三子之斥逐  
在二十一年乃莊  
公自為之不緣崔  
氏亂也傳文前後  
乖違注亦不明此  
意

晏子辭邑又論正  
德利用厚生  
林注邑多厭足其  
欲驕侈橫生故有  
滅亡之說足使  
人足欲疏外猶以

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  
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

○子矣已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

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

用而及其邑焉也反還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

○邶蒲對及殿多薦反亦如字弗受子尾曰富人

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

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遷移也○惡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

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

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致之致還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

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

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書陸云亂十人本

成石經臣字傍小

唯穆本無臣字開

幅義適侮也

聲富古福字是有

馮氏云富从邑

外幸猶益也以邶  
殿為外也言吾先  
有邑更不得益邶  
殿耳林注若奔亡  
在外國雖我之一  
邑亦不可得宰制  
按林注甚妥疏人  
皆欲生計重厚而  
多財用利益心既  
無厭於是用正德  
以幅之使有度也  
幅義適侮也

武王有亂十人

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武王有亂十人

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或作亂臣十人非物茂卿云吾邦明經家皆除臣字不詭蓋父母不可為臣故臣為衍文其拱者其崔杼也拱合兩手也此壁兩手拱抱之始求而不得嫌以他尸代之故傳云云言猶尚識其形知是崔崔子也馮氏云此棺當即崔杼之棺蓋尸齒不可戮故尸棺于市以示戮而國人皆指曰之也按亂臣十人亦見昭廿四年

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合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

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柩其救

及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

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故傳云國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

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

敬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廷音旺勞力報反穆叔曰伯有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戮必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

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

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

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

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

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通通近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不如姑歸也

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是子服子始學者

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鶩音加鶩五河反

濟沃恐亦詩語季蘭意取承賴詩也濟在魯故穆叔稱之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季蘭服蘭見宣三年傳朱注豈為一人可行也句一人謂上也行也言不如注楚

時冬十一月襄將至故云目前飢寒猶不憂恤何暇為遠慮其後



誰何也待楚立君  
徐為之備按昭元年具行器是也

昭三十年傳非公且微過也注徵明也

公遂行從昭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  
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  
之備宋公遂及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  
也宋盟有衷甲之際不以此廢好王人來告喪問  
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微過也微審也此緩告  
子怠慢故於此發例○微張陵反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傳別二十

彼列反

泣盟

音利又音類

伯車

音居傳為

于偽反

特跳

直彫反

傳寫

直專

經二十六年背國

音佩

傳不應

應對之應

暴骨

徐扶反

道二國

音導

拂衣

芳弗反

塞裳

起虔反本或作塞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塞袴也○今本亦塞

於治

直吏反

而力爭

爭鬪之爭

已侈

音一

尸氏

敬妣

音似

遽伯玉

其居反

援

徐于反

今殺

申志反

誰畜

音一六反

遂見

音一

賢過反

音如字

淹恤

於廉反徐於嚴反

孫襄居守

手又反

復攻

扶又反

頷之

本又作頷

復愬

悉路反

音一

易生

以鼓反

大叔

音泰

朝夕

如字

負羈

居宜反

緹

今緹

牧圉

魚呂反

復愬

先轅

音路本亦作路○今本亦路

先八邑

一音如字

見經

賢遍反

人為

于偽反

及雩

音于徐况于反

如淳同韋昭音

虛或一呼反

婁

如淳音樓

易

以鼓反

別識

彼列反

上其手

時掌反

介弟

音界

道

因

音音

抽戈

勅留反

印

一刃反

董父

音謹

以為請

如字

更遣使

所吏反

疆戚

同

不得與

音預

為衛侯故

于偽反下為臣注

相齊

息亮反

太平

音泰

緇衣

音注

音注

音注



側其 繁分七日且 違遠于萬 宗祧他彫 見周書賢通 諸隄徐丁兮及沈

本共姬音恭而婉 而婉紆阮 惠廡音牆或作牆 伊戾力計 復發扶又 敢近附

近有共音恭木又 盟處冒慮 聒而古活反 使饋其位 左師令力呈 使

者所吏及下 左師諛羊朱 使夏戶雅 先下遐嫁 娶於七住 于牟亡侯

為申公如字舊 為國于偽 杞梓徐上音起 不僭于念反 不濫力暫 殄

徒典 瘁在瘁 怠解佳賣 為之于偽反下為 則飲於據 饜本亦作厭於

饌仕春 朝夕如字 救療力召 析公星歷 人寘之莪 將遁徒困 易震以豉

鈞聲音均徐 宵潰戶內 桑隧音遂 復侵扶又 華夏戶雅 蒐所留 乘繩證

閱也音悅 秣馬音未 蓐食音辱 之邢音刑 事見賢遍 精卒子忽 欲令力呈

同 不復扶又反下 四萃在僻 娶於本又作取 女實音汝 為許于偽反

同 昧於音妹 貪冒亡報反又 不禦魚呂 于汜徐扶 廩亡力甚 所治直吏

介于音界 於比必利 經二十七年不與 晉欽所洽反又 復患扶又

倚順於綺 傅為賦于偽反 相鼠息亮反 復攻扶又 欲斂力驗 內我音納

本又作網 以沮在呂 止使者所史 誰愬悉路 公喪一音息 總衰七

焉於度反下將焉用之焉 為介音戒後 折徐武 之蠹本又作蠹丁故 我

是禮也沈云舉謂 黑肱古弘 更相庚音 子皙星歷 得復扶又 以藩方元

楚氛徐扶 斃婢世 一坐才固 飲大夫於鳩 而重直用反下 聞於音問

字 事治直吏 無媿九位反 之好呼報 草蟲直忠 召南上照反 覲音占

反 踰闕音域徐 非使所吏反 箒音貴 其樂音洛下注及文至 蔓音萬 避音戶



反迨戶豆印段反蟋蟀所律大康音其居音好樂呼報反瞿瞿俱

反受天之祐音焉往於度反下政昌亮已侈字林皆數所主

蔽諸侯必世反徐甫世及服虔王無厭徐於娶東七佳无咎音無本

今本亦無朝陽如字一音盧蒲癸徐敷復告扶又難乃且吾助女

音圍人魚目請為于偽反下注嬰堞其徐養經二十八年以應應對

為宋于偽傳梓慎音玄枵許驕發泄本耗名呼報時復扶又北燕

鳥賢不與音預後賄呼罪圃布五日其人實勞于力報反今而傲

五報及而惰徒卧君小國事大國占本無將為于偽之休許蚔反乘

皮細證之難乃且曰女音何與音跋涉白未敢憚徒止之頤以之無

應應對不幾居依反不能復扶又反下裨竈避支禍衝尺容之分扶

反相鄭息亮反為壇徒丹郊勞力報焉用於虔反下焉用作壇宥其

又音其蓄音怠解佳賣共其音好田呼報數日所主見封賢遍之難乃

無之字辯別彼列反相取亦作娶惡識安皆孽必計反欲為偽

反親近附近兵杖直亮膳市戰饋其位改寤五故救難乃且反下大

公音優俳皮皆絆之音介慶音擊扉音非門闔戶臘猶

援音於薨字林亡為君于偽反于嶽五角以鑑古暫必瘁在醉反

萃音食慶音茅亡交鷓尺之刺不敬七賜喪羣息浪故鉏仕居反公于

故公鉏句瀆音有幅音無黜勅律嫚徐音北竟音能令力呈拱壁居

音恭為宋于偽過鄭古禾黃崖本又作涯行潦音老之蘋音藻早寘諸

之鼓之隙去逆及本廢好呼報徵過本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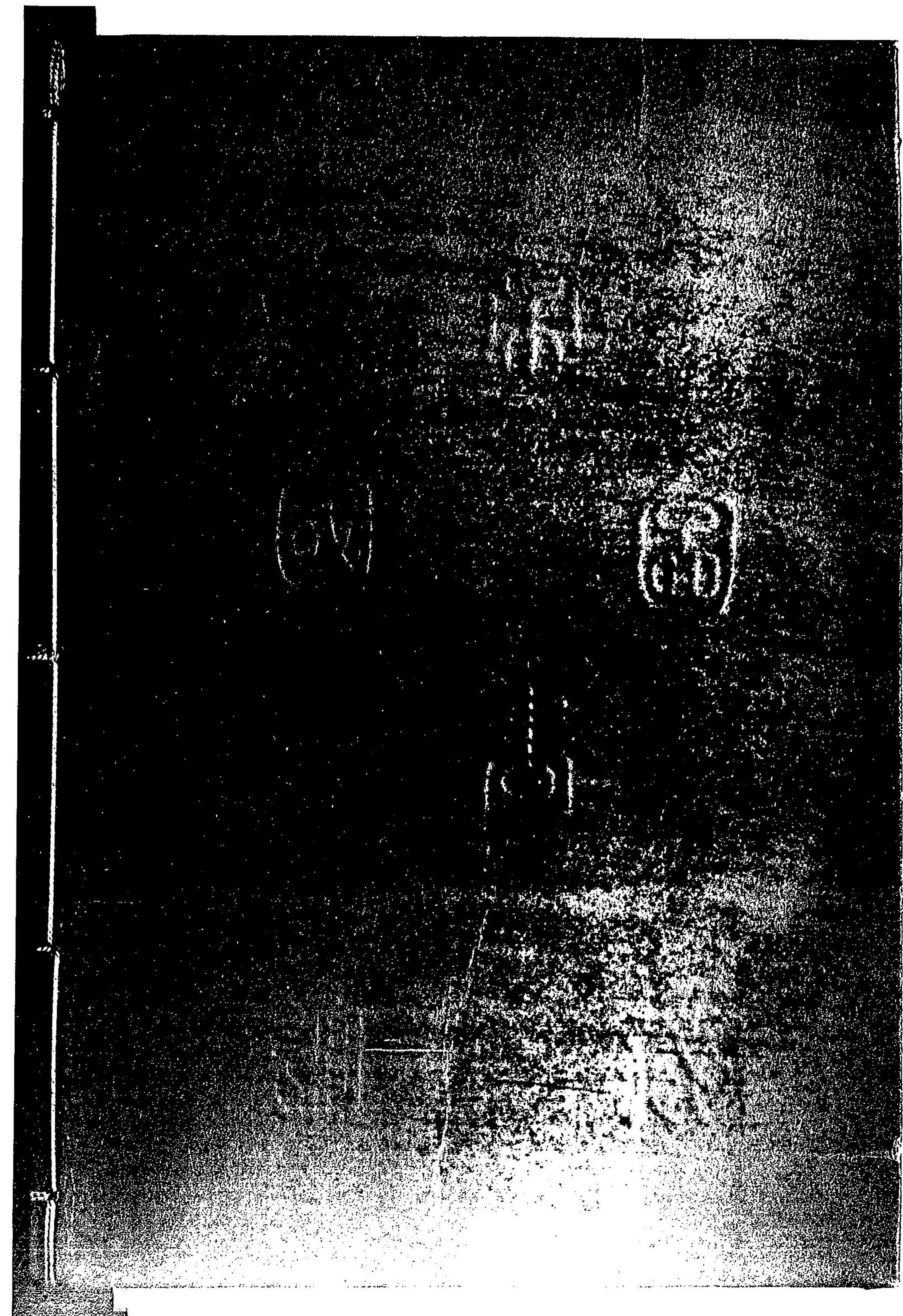
門人

村瀨誨輔 校字



157  
15  
20







157  
15  
20

春秋左氏傳校本

九